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二十八回 蘇北山派人找寒士 高國泰急難遇故知

話說濟公帶著蘇祿、馮順，來至餘杭縣南門外。路東有一座飯店，和尚抬頭一看說：“蘇祿、馮順。你我進去吃盃酒，可休息休息再走。”二人點頭，進了飯店，要了幾樣菜。蘇祿說：“聖僧，你我已至餘杭縣地面，高國泰現在哪裏？可以把高先生找來，一同喝酒好不好？”和尚說：“咱們先喝點酒，回頭再找他去，離這樣的路甚遠。”三個人說著話，把酒吃完了，給了飯錢出來，離了酒飯店，進了南門，來至十字街，往東一拐，路之北頭就是縣衙門，和尚放步就往衙門裏跑。蘇祿說：“師父往哪裏去？”和尚說：“你兩個人在這裏等著，我到裏面找個人。”和尚纔一到大門，就聽見裏面叫喊：“抄手問事，萬不肯應，左右看夾棍伺候！”把高國泰夾起來再問！”和尚聞之，就打了一個寒戰。書中交代：高國泰因何來至此處吃官司呢？這內中有一段隱情。祇因那日高國泰下了城隍山。自己因回思細想：若要投往地方，又沒有親故，也沒處安身。自己一想：“莫如回歸餘杭縣。”自己搭了一隻船，也是鄉親給了一百文船錢，吃了東西，來至餘杭縣，二百文也是用完了，心想：“此時回往故土，也是沒處投奔。一無親戚，二無賓朋，想借幾吊錢的地方都沒有。在外思想回家，即至回家，又該如何？有幾家至親，也可以代我分憂解悶；有幾個知己的朋友，也可以談談肺腑之言。真是應了古人那兩句話：貧居鬧市有鋼鉤，鉤不住至親骨肉；富在深山有木棒，打不斷無義親朋。”自己想了半天。高國泰本是一位有志氣的人，又不屑求親乞友，越想越難過，倒不如一死方休！來至南門外城河，打算跳河一死。站在河沿一看，來往船隻不少，心想：“死了死了，一死便了，萬事皆休。生有時，死有地，這就是我絕命之所。”想罷，將要往下跳，就聽背後有人說話：“朋友，千萬勿跳河，我來了。”

高國泰回頭一看，見那個人身高七尺，細腰扎背，頭戴青壯帽，身穿青布褲襖，青抄包，外罩青綢子英雄氈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紅，紅中透紫，鬢眉闊目，准頭端正，三山得配，五岳停勻，年有二十以外，說：“先生乃讀書明理之人，何故尋此短見？”高國泰說：“兄臺，你不必問我，是陽世三間沒有我立足之地，我非死不可。”那人說：“先生，你有甚麼為難之事？何不與我談談。”高國泰見那人誠實，說：“兄臺，尊姓大名？”那人說：“姓王名成璧，就在此地居住。我在河沿這裏當一個攏班，所有來了客貨，都是我找人來卸。先生是因何事尋此短見？”高國泰說：“我也是此地人，王兄。我在南門內居住，姓高名國泰，祇因家世式微，我帶著家眷，到臨安城投親，把家眷住在尼庵之內。我想男子立身於天地之間，上不能致君澤民，下不能保養妻子，空生於世上，因此我想生不如死。”王成璧說：“兄臺，你聰明還被聰明誤，何必如此輕生？你先來同我到酒飯館中吃點酒，我給你再出個主意。你不必呆想，人死則不能再生。”高國泰方纔同王成璧來到酒館裏。兩個人要酒要菜，吃了個酒醉飽。王成璧說：“我現在手底下沒有一文，也沒有一項進款，還要等上半年纔能到手，今天你先去拉船。”高國泰說：“我手無縛雞之力，哪裏能個拉船？”王成璧說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要這樣子說，人得到哪裏是哪裏。你可記得古人有兩句話：君子之身可大可小，丈夫之志能屈能伸，纔能夠行呢。今天你先去拉船，等我的錢到手，我再給你些銀兩去接家眷，然後，我再托朋友，給你找一學館，你看好不好？”高國泰想：“我今與你萍水相逢，如此勸我，我也不可過於固執。”想罷說：“兄臺，既是這樣厚愛小弟，我就去拉船。”王成璧說：“好。”站起身來，領著高國泰來至河沿，見有一隻雜貨船，早已裝好，少時就開船。王成璧說：“管船的，我這有一位朋友，叫他同你們拉拉船，管船的多照看點，到了卸了貨，千萬仍把他帶回來，可不必管他。”管船的道：“是了，有王大爺在裏頭，我們決不能錯待了。”高國泰就在這裏等候，工夫不大，管船的開船，眾人都拿起槳板。大家皆是行家，高國泰也不懂。有人把槳板遞給他。當時開船，別人拉船都喊號子，高國泰想起唸書來了，唸的《中庸》右第十三章：“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難行乎患難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”他祇唸他的書，眾拉船人一陣大笑。

那一日到了殷家渡，貨船卸了，高國泰累的疲困不堪，就在船中睡了。次日，船上又裝上別的貨往回走，高國泰又拉起來。這一日回至餘杭縣，正到了碼頭口，見王成璧在那裏站著，國泰即趕過來。王成璧說：“先生，這一次多有辛苦了。我在此盼望你，合是你我弟兄有一場前緣，今天我進了一筆款三十五吊，你先同我來吃碗茶，用點心，回頭再進城換銀子，明天你去接家眷。今天沽酒買肉，你我痛飲，以盡通齊之樂。”高國泰說：“很好，很好，我與王兄初會，兄長這般厚待，我實深感謝。”王成璧說：“你我好弟兄知己，不必客氣。”國泰想：“這個朋友倒很誠實。”跟王成璧吃了些點心，天已不早了。

王成璧把錢交付高國泰，進城換銀子，拿了酒瓶，打酒買肉。高國泰拿了錢入城，換了五十兩銀，打酒買肉。買完了東西往回走，正要關城。國泰剛趕出了城，祇見由對面來了一人，飛也是直奔，彷彿有急事的一般，正與高國泰迎面相撞。那人連忙說：“先生不要見怪，我一時太急，因有要事，我給先生陪罪。”拱手作揖，說著話，竟自出城去了。高國泰本是文雅之人，雖被他碰了一下，自己一想：他也不是有心。這有何妨。國泰出城往前走，忽然一想：“方纔不要把銀子碰丟了！”用手一摸，銀子形影全無，把國泰嚇得目瞪口呆！原來方纔那個是個白日賊，早看見高國泰換銀子。真是賊有賊智，故意撞高國泰，把銀子搭了去了。高國泰越想這件事越不對：“回頭我見了王成璧，無言可答，莫如我一死。昨日要死沒死了，是還有兩天罪未受完呢！這真是閻王注定三更死，哪敢留人到五更？”到了護城河岸，打算要投河。自己叫道：“高國泰，高國泰，你好命運不通！不想我今天死於此地。”

正自怨恨，祇聽那旁有人說話：“莫非是恩兄高國泰嗎？”來至切近，把高國泰一拉說：“恩兄可想死小弟了！我往各處去找，並無下落，不想今日在此相見。”說著話，就過來叩首。高國泰一看，並不認得。看來似面熟，一時想不起來，因說道：“老兄不要認錯了人。”那人說：“兄長，你連我小弟李四明都不認識麼？”高國泰一聽，說：“哎呀，原來是你呀！”且說那李四明幼年家貧，寡母住在高國、泰家和左右比鄰而居。高國泰一家全好善，時常周濟他家，後來李四明就在高國泰家唸書。他母親死了，也是高家花錢給他安葬。高國泰問李四明：“是要求功名，還是去作買賣？”李四明說：“要我找個舖子去學生意纔好。我家又沒錢，哪有這樣花費去求功名？”國泰說：“也好，我給你找一個買賣罷。”便在本城天成米店去學生意。凡上工一切衣服被褥，全是高家代給。李四明也用心練習，並不荒誤，專心做那生意。三年已滿，東家到店算帳，見李四明各事勤儉，心甚愛悅，把他帶到家中，另給他開個米店，在清江做買賣，甚為得利。東家沒兒子，祇有一個女兒，把李四明招做養老的女婿，把一分家業全給他。後來他們老夫妻也死了，李四明一手成運，全是他經理。想起當年若不是恩兄，我那得有今日？就帶著家眷，收拾細軟物件，要回故土，去訪恩兄高國泰。到了餘杭探訪，並無人知道高家移往何方，皆雲窮跑了。李四明嘆息不已，就在西門外買了一所房子，又在南門外開了一個糧店。今天是要回家，遇見高國泰，二人相見，悲喜交加，各訴往事。高國泰說：“老弟，我今日要不丟銀，你我也見不著。”李四明說：“你先跟我到家，咱二人有話再講。”二人站起來，往前走了不遠，高國泰腳下一拌，伸手拿起一宗物件來。

有分教，小人懷仇挾恨，誤害良民，忠良盡公，判決奇案。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